

能救但申理犯蹕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爲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惲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爲哉

###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按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徃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纔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纔三日置郵傳命旣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

###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李左車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遂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爲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



未暴自陳餘易之尚不足訝及滅趙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齊楚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爲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費邑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藍勢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槍延岑彭寵富平獲索矣時步所盜齊地大半爲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

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識此哉梁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魏人勸英進據洛水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進軍圍鍾離魏邢巒以爲不可魏主召使還英表稱必克爲曹景宗韋叡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爲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爲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爲戊巳之巳予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巳音紀曰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巳音似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巳然後爲庚庚者革也故

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爲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第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



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闕風李商隱詩云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 巫蠱之禍

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  
不可曉者武帝居建章宮親見一男子帶劍入  
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  
弗獲上怒斬門候閉長安城門大索十一日巫  
蠱始起又嘗晝寢夢木人數十持杖欲擊已乃  
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兩事可謂

異矣木將腐蠹實生之物將壞蟲實生之是時  
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殺李陵所謂法令無常大  
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由心術既荒隨念招妄  
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復開則謫見於天鬼瞰  
其室禍之所被以妻則衛皇后以子則戾園以  
兄子則屈釐以女則諸邑陽石公主以婦則史  
良娣以孫則史皇孫骨肉之酷如此豈復顧他  
人哉且兩公主實衛后所生太子未敗數月前  
皆已下獄誅死則其母與兄豈有全理固不待



於江充之譖也

唐詩無諱避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諫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劒器行終篇

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火鑪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



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  
能盡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鬪雞初賜錦舞馬更  
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  
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  
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  
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  
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  
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祐  
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

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  
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  
悖挈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儻湯馬嵬  
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  
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  
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李晟傷國體

將帥握重兵居闔外當國家多事時其奉上承  
命尤當以恭順爲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



復長安功名震耀蓋社稷宗臣也然嘗將神策軍戍蜀及還以營妓自隨節度使張延賞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乃止後歲餘上命韓滉諭旨於晟使釋怨滉因使晟表薦延賞遂爲相然則輔相之拜罷皆大將得制之其傷國體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釋然晟之失兵柄正緣此耳國學武成王廟本列晟於十哲乾道中有旨退於從祀壽皇聖意豈非出此乎

### 元和六學士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垪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



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 二傳誤後世

自左氏載石碣事有大義滅親之語後世援以爲說殺子孫害兄弟如漢章帝廢太子慶魏孝文殺太子恂唐高宗廢太子賢者不可勝數公羊書魯隱公威公事有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語後世援以爲說廢長立少以妾爲后妃如漢

哀帝尊傅昭儀爲皇太后光武廢太子彊而立東海王陽唐高宗廢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勝數

###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



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  
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 父子忠邪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勤懇  
懇上封事極諫至云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  
亦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  
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其  
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舉爲侍中爲莽  
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

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  
氏三世爲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  
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  
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爲晉而矯之子騫  
乃用佐命勲位極公輔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子  
超黨於桓氏爲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愔哀悼成  
疾後見超書一箱悉與溫徃反密計遂大怒曰  
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晉史以爲有大義之風  
向矯愔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學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欲六國合從以擯秦故言其疆謂燕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謂趙地亦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方二千餘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於張儀則欲六國爲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菑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長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聳聽敬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君持國之日久逮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



若干藝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區  
爲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童駘  
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數者何待於踈  
遠游客爲吾借箸而籌哉苟一以爲多一以爲  
寡將遂摯摯然舉而信之乎鼂錯說景帝曰高  
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  
餘城分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  
錯欲削諸侯故盛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反  
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非計

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此膠西臣欲止王之  
謀故盛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  
而用心則否聽之者惟能知彼知已則善矣



容齋二筆卷第二

容齋二筆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  
定之計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  
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  
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  
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  
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  
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



容齋二筆卷第二

容齋二筆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遇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揆策必有一  
定之計據以爲決然後終身不易其言則史策  
書之足爲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文蓋論之  
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聘將使君爲堯舜之  
君民爲堯舜之民卒之相湯伐夏俾厥后惟堯  
舜格于皇天傳說在巖野爰立作相三篇之書  
皎若星日雖史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



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于易之  
既濟書之無逸詩之商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爲允蹈矣管仲以其君  
霸商君基秦爲強雖聖門羞稱後世所賤然考  
其爲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  
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燕趙東擊齊  
南絕楚糧道西會滎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  
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更始無成說帝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  
計議終濟大業耿弇與光武同討王郎願歸幽  
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  
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以爲落落難合而事竟  
成諸葛亮論曹操挾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  
國益州沃野千里勸劉備跨有荆益外觀時變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師未戰



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爲記室即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爲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爲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易圖可撓之地二千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旣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旣至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顓國言聽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慕瀆鞅爲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詒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玉九辯詞云僚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



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曰送歸懷  
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  
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  
忍蓋暢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侔也

###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  
士礪礪落落皆非後人所能冀然大史慈者尤  
爲可稱慈少仕東萊本郡爲奏曹吏郡與州有  
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

北海爲賊所圍慈爲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竟  
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爲揚州刺史慈往見之  
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  
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  
與一騎卒遇策便前闢正與策對得其兜鍪及  
繇奔豫章慈爲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  
邪又稱其烈義爲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  
繇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爲建昌都尉遂  
委以南方之事督沿海昏至卒時纔年四十一



葬于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敬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蚤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監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爲是也

### 謚法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謚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

始有謚周之政尚文斯可驗矣如堯舜禹湯皆名皇甫謚之徒附會爲說至於桀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謚以一字至威烈正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叡聖武公見於楚語孔文子曰正惠文子見於檀弓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謚經三次加冊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謚十六字



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  
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 漢文帝受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  
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爲  
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斬右止  
者反棄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  
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時建

明以負天子德意蒼敬可謂其臣矣史稱文帝  
止輦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  
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豈復有  
稽滯不決者哉所謂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蓋凡  
囊封之書必至前也

###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  
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  
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  
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  
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奪  
真圍人太僕所爲不樂是不然圍人太僕蓋牧  
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  
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  
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  
碯盤嬈好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  
秦中事也所謂沼沚洲澗之水蘋蘩藻荇之菜  
疑非所有旣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永漢之廣率  
皆得言之歟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  
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枏也箋云  
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枏異亦非茂木  
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江離靡  
蕪揭車蘘荷蓀若蘋苧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  
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  
蓋起於楚辭蕙承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柂斷  
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  
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  
帶五湖控蠻荆引甌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  
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  
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  
高地迥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

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  
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  
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  
鉦鼓驅兕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蹈藉取彼鯨鯢  
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鬪雷馳自北  
徂南輿尸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鏑之辭是也  
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  
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



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  
過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  
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  
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  
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披袍開頭門巷  
荆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捨舟  
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  
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  
若定桃蹊李徑梳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

楓林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  
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  
駕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  
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  
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  
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  
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  
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踈鐘對休燈滅燭江  
魚朔鴈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



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按戰國策齊鄒忌謂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復問其妾與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

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幹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旣免喪以施浮圖惟簡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與初辭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臺諫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



乞立宗室爲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爲宰相韓公  
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  
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  
曾同爲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  
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  
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  
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爲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  
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  
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

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  
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爲  
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爲一府居同門出  
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祭御史  
不相見云

###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  
府御史中丞進拜俗呼爲四入頭固有盡歷四  
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

謂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

王宣徽之



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還知諫院大臣言故  
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謂三司使  
開封府  
不為諫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  
權侍郎方受告即為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  
秦檜所用云

### 無望之禍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  
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

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  
得生隋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  
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  
可以代之帝怒斬誕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為天  
子勸帝盡誅海內李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  
不啻草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風言  
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淳  
風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豈不云幸不幸  
哉



燕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經用燕說東  
棄諸儒傳濫觴雖有罪末派瀰九縣大意指王  
氏新經學也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  
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  
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  
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  
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  
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

故有此句

折檻行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  
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  
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  
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伸仲云朝有闕政或  
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  
為相時其亡父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  
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為明



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爲不可曉

###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禹首上大怒曰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  
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輯與集同以謂補合也  
旌直臣劉聰爲劉后起鷄儀殿陳元達諫聰怒  
命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  
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

聞之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  
而謝之易園爲納賢園堂爲媿賢堂兩人之事  
甚相類雲之免於死而慶忌即時爭救之故差  
易爲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間聰之急暴且盛  
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  
就刎其首或令武士擊殺亦可何恃於鎖腰哉  
是爲可疑也成帝不易檻以旌雲直而不能命  
以一官乃不若聰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  
一間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



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

然澗底色雲濕煙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穉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千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感而書之

烏鵲鳴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



聞鳥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琴挾彈擊使遠去  
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  
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  
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永  
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  
中楊員外喜鳥見寄曰南宮鴛鴦地何忽鳥來  
止故人錦帳郎聞鳥笑相視疑鳥報消息望我  
歸鄉里我歸應待鳥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  
則鵲言固不善而鳥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

之大嘴鳥一篇云老巫生姦計與鳥意潛通云  
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  
翁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  
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鳥至財產日豐  
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鳥來集自言  
家轉孳專聽鳥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鳥則然  
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  
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  
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千數之



乃辨其急緩以定畫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二筆卷第三

容齋二筆卷第四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疆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



乃辨其急緩以定畫凶蓋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二筆卷第三

容齋二筆卷第四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當是時周室方疆李氏政亂以之討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於乘輿三駕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正叛漢遣其客朱元來唐求救遂仕於唐樞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時請兵復諸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偃蹇唐將奪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



方執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竟斬于市郭廷謂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爲唐所種族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則知周師所以久者景法度猶存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之季虜騎犯淮踰月之間十四郡悉陷予親見沿淮諸郡守盡掃府庫儲積分寓京口云預被旨許令移治是乃平時無虞則受極邊之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則反了無分毫絀於吏議豈復肯以固守爲心也哉

###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區區五六年間威武之聲震懾夷夏可謂一時賢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徃徃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



駟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州趙礪坐除名此事本只馬氏子一人遭殺何至於族誅二十四家其他可以類推矣太祖實錄實儀傳有此事史臣但歸咎於儀云

### 竇正固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熙寧初竇

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勢之時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輩固不乏也

###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



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舊唐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邪

###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以百數海內塗炭其名迹章章者並載于史而一時牽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義之士而位行不顯僅能附見者甚多李膺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子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歸高城人巴肅被收自載詣縣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遵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自



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  
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困迫遁  
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  
復流轉東萊上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  
篤謂曰張儉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  
欽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  
仁義歎息而去儉得免後數年上祿長和海上  
言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由是自從祖以  
下皆得解釋此數君子之賢如是東漢尚名節

斯其驗歟

###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國有漢官典  
儀漢舊儀等所載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見者爲  
明白史晨祠孔廟碑前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  
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  
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  
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前



後與此同無極山碑光  
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  
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  
敏頓首上尚書末云臣  
耽愚戇頓首頓首上尚  
書制曰可讀為太常承  
書從事某月十七日丁  
丑尚書令忠奏雒陽宮  
光  
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  
七日丁丑尚書令忠  
下又云光  
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  
七日丁丑太  
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  
廟碑前云司徒臣雄司  
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  
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

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  
奏雒陽宮元嘉三年三  
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  
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  
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  
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  
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  
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  
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  
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  
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  
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  
隸釋有之無極山祠事  
以丁丑日奏雒陽宮是  
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  
寅日奏雒陽宮亦以是  
日下魯相又以見漢世



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爲官屬嘗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爲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爲其元年然

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爲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爲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爲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



成以爲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  
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爲晉高祖而  
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爲晉天福凡此之  
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  
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  
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  
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  
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  
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

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  
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  
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  
卯還宮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  
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瀟澤甲寅登牛頭山甲  
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伐莒莒人



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  
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  
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遂取  
龍夫以齊楚之大而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  
邊邑方受攻之際幸能囚執其人強敵許以勿  
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怨於彼至於亡滅  
可謂失計傳稱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  
以處之矣

### 田橫呂布

田橫旣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  
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  
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  
自剄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  
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才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爲  
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  
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



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  
已服矣今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  
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欲忍恥事讐故  
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  
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旣知不  
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  
自效此又庸奴下才無足責者

### 中山宜陽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

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  
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  
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而趙世家書武靈  
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其地銳欲報之至於  
變胡服習騎射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遷其王  
於膚施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旣亡  
而復存且膚施屬上郡本魏地爲秦所取非趙  
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取中  
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



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之孫西  
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韓爲大縣顯王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之故屈宜曰云前年秦拔  
宜陽正是昭侯時歷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  
拔宜陽相去幾三十年得非韓嘗失此邑旣而  
復取之乎

###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  
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爲名

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丈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  
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  
風今時相馬者間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  
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  
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 卜筮不同

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  
禮記卜筮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



又卜以爲瀆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  
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  
長不如從長魯穆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  
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  
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  
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  
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  
死忌以五行爲主則曆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  
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  
三曆會同集蒐羅詳盡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  
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道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  
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  
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



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墨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肯安在亦可謂恠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其答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且快意更恣怨讟詆訶萬狀盡爲敵讐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許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



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于堂知道之士  
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  
位時有寒儁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  
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  
有遠祖風唯呂溫李景險柳宗元以爲信然三  
子皆與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  
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爲人不以爲  
當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祕功歸貴臣於  
是叔文貶死韓退之於兩人爲執友至修順宗  
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僥倖  
而速進者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  
蹤跡詭祕既得志劉柳主謀議唱和采聽外事  
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  
以少蔽也

###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  
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上  
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



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上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眈眈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漢書音義以爲史遷沒後十篇闕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辭鄙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

上即位則是史遷指武帝其載巫蠱之寃如是今之論議者略不及之資治通鑑亦棄不取使丘子明之惡不復著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爲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